

豫

章

叢

書

第二二册



Blank white space at the bottom of the vertical panel.

四書經疑

毋通

丙辰冬月
于辛昌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經部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尙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

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
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
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
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
日知錄蓋猶沿元
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
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

元 王充耘 撰

大學一書言明明德新民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先儒謂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然考之傳文意旣誠矣猶不能無欲動情勝之失心旣正矣猶不能無五者之偏身旣修家旣齊國旣治又不能無務財用任小人之害何歟

以修身治人對言則修身以上皆所以修己齊家以下皆所以治人未有不本乎修己者故自天子

至於庶人凡有國家天下者一切皆以修身爲本然
身之所以修由於誠意正心身既修然後能齊家治
國平天下故經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
修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亦曰意既誠矣然後可
以正其心心既正矣然後可以修其身此身既修然
後可以漸而推之以及國家天下初非謂意誠則心
不待存養而自正心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身修
則家不待教而自齊國不待治而自治天下不待平
而自平也使修其一其餘不必用力焉則一格物而
修己治人之事畢矣又何待節目之詳有八耶

大學曰國治而後天下平孟子曰脩身而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後天下平中庸言篤恭而後天下平天下平一也其致之之功不同何歟

語其序則始於治國論其本則在於修身論其道則在於愛親敬長語其要則篤恭足以盡之蓋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修己以敬所謂篤恭也安人安百姓所謂天下平也

大學齊家治國章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與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同否

大學爲治人者言之故不能不求諸人而非諸人夫子爲修己者言則寧不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然大學亦言有諸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則亦未嘗不以自治爲急也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中庸言明善誠身其旨同歟

聖賢之學惟致知存養二者兼致其力而已蓋物理有所未明則存養之功固無所施踐履有所不力則

所明又非已有故聖賢設教於知行不可以偏廢焉
論語之博文約禮卽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
誠身卽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

大學齊家一章以孝弟慈爲修身立教之本下
文引康誥如保赤子以慈愛之義而不及乎孝
弟何歟

自君子事長使衆言之則三者不可偏廢引書以明
慈愛之義則舉一足以見其餘

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
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

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何歟
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
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
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其所指則不無少異也

大學末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言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末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內三言得失所指固不同
矣先儒乃謂之語益加切何歟

首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而未嘗言何爲而得何爲
而失也次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已切於前矣而

未嘗言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也末言忠信以得驕
泰以失則所謂善不善者豈不昭然而可見哉謂之
語益加切信矣

大學九章言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衆而終之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十章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而繼之曰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其旨果有異歟

國家天下雖有大小之不同其治之之道則一而已
故孝弟慈所以修於身而教於家者也而施之國與

四書終身貫通卷一
四
天下亦同此道焉上章終之以恕是以責人之恕言
後章繼之以絜矩之道是以愛人之恕言

大學誠意一章兩言慎獨中庸首末兩章亦兩
言慎獨一主誠而言一主隱微而言其旨同歟
程子於論語子在川上章言其要只在慎獨仲
弓問仁章言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洒掃應對章
言君子只在慎獨程子之言於二書本旨將奚
取歟

聖賢之言慎獨雖各有爲而言然其欲學者致謹於
閑居獨處之地則一也是故大學於誠意章兩言慎

獨而中庸首末二章亦於慎獨而言之皆以致其丁寧之意耳蓋閑居爲不善則意不可得而誠於隱微處而縱恣焉則體道之工亦爲間斷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道之在天地間如川流之運乎晝夜何常有毫髮之間學者能脩身慎行勉強於人之所見而不免縱弛怠惰於人之所不見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其要只在慎獨爲仁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執事之敬如此私意固無所容矣然使其居處而不恭敬焉則天理安能以嘗存故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惟其於閑居獨處而恭敬焉故其出門使民

之時自不至於懈怠也洒掃應對事之粗而小人之
所易忽者也脩身治平事之大人之所致意者也然
事有小大而理無精粗於小者而不加謹焉則大者
亦有時而虧廢矣故君子只在慎獨要不可以爲近
且小而忽之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君子之道
焉可誣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所謂本末始終

先後同歟異歟

本末始終先後其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在所當先末終在所當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以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而已此其所以有不同

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有不終者也與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之旨同否

孟子所言固本諸大學然大學以好仁屬之君而好

四書經義通卷一
義屬之臣民故以下好義爲上好仁之效孟子以仁
義望梁惠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故言仁義各
有其效此爲小不同耳然孟子之言亦大學之餘意
也

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言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或先言得而後
言安或先言安而後言得其言不同何歟

大學之知止與孟子之自得爲對能得與孟子之左
右逢其原爲對故大學之知止而後至於能安卽孟
子自得而後居安也孟子居安而後取之左右逢其

原卽大學之安而後能慮以至於能得也其言若先
後而不相對值而其意則未始不同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先儒何
以曰但立誠意以格之

以大學之序言之則先格物致知然後能誠意蓋用
意有不實皆由所知有未透徹故也先知後行理固
如此然以用工言之凡有動作未有不關於心者意
固心之所發也使格物而用意不專一則鹵莽滅裂
豈能反覆究極使事物之精粗表裏無所不到乎此
欲格物者所以亦必立誠意以終之而後可也

大學三章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爲人當俱有之缺一不可爲君臣父子國人所止何爲只止於斯耶

此因言文王緝熙敬止而歷數其行事以實之言文王兼備此五者之德可見其所止無非至善而非謂人各止於一事也文王之爲君也發政先窮民可見其止於仁其爲人臣也三分天下有二而能服事殷可見其止於敬其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可見其止於孝百齡而以其三與子推此可見其止於慈故

此五者皆所以釋敬止之目而贊文王非泛言人當如此也

大學言物有本末固以本末相對爲言矣章末言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而不及末何歟四章釋本末又專言聽訟無訟末章又專以德財言之又何歟

大學首章言本末以明德新民對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所以結上文也章末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脩身以上皆所以明德也舉脩身爲本則所謂末者不言可知矣四章以聽訟釋本末依舊是以明德爲本蓋

必已德既明自有以大畏民志訟不待聽而自無則
治其本而末自舉矣末章以德爲本依舊指明德言
但所謂末則以財用對言耳

大學言明德新民固以內外相對爲言矣至言
明明德於天下又若指新民言之引湯盤日新
之銘又若指明明德言之何歟且經言明德而
傳釋之以明命經言新民而傳釋之以其命維
新又何歟

大學綱領有三摠而言之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
又揔其要則明明德足以該蓋明明德固所以修己

至於新民亦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是新民亦明德也故人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引盤銘以釋新民蓋自新者新民之首也釋明德而先之以明命所以推此德之原釋新民而終之以其命維新所以著新民之效

大學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言本亂末治不言終始至平天下之傳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其旨同歟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承上文而總結兩段故以本末始終並言章末承上文備列八

四書經義
卷一
九
條目而總結之故以身爲本而在所當脩家爲要而
在所當厚蓋脩身爲明明德之終而齊家乃脩身之
首也故於八者之中摘取二者而以本末厚薄反復
論之其不及於終始宜矣德者本也德卽所謂明德
但以與理財對言則德又爲本而財爲末耳大抵其
言本末雖各有所指然其爲本則一而已

大學條目有八以脩身爲明明德之終而中庸
九經以脩身爲首論語克己復禮之目有四而
中庸止言非理勿動者何歟

大學論語正言之故語其詳中庸後出故摘其要

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
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何言
之不同歟

以知行分先後則格物致知在先而誠意正心之功
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盡乎道體之大然後
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終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終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

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首末之言果亦相貫通歟且夫子旣曰不愠不知爲君子而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何歟

德成於己而人知之命也其不知之亦命也人不知而不愠是能安於命者矣故足以爲君子苟不知命則必怨天尤人亦何以爲君子哉首末兩章之言實相貫通者也且論語以不愠不知爲君子而中庸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聖人蓋君子通上下而言成

四書精義卷之二
德之君子是亦聖人而已

曾子一貫章先儒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中庸
二十一章先儒曰自誠而明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天道也自明而誠賢人之學由教而入人道
也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分屬天人何歟自誠
明之與忠自明誠之與恕抑有同歟

凡事之出於天者皆自然出於人者皆用力故中庸
以誠者爲天道誠之者爲人道蓋誠者自誠而明聖
人之德所性而有出乎自然故以之屬天道自明而
誠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出於用力故以之屬人道

程子以忠恕分屬天人蓋亦倣中庸而立言者也忠者盡已而無少僞妄不假人力出於自然故曰天道恕者以己度人而推以及物不能不用乎人力故曰人道初非以誠明忠恕爲有同也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顏淵問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又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一也其歲月功效遲速之不同何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一
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言用力於仁則其效爲
甚速顏淵之三月不違是能用力於仁者也諸子之
日月至焉者是用力而未至者也論仁之爲道則不
可違於終食之間天理周流無間可容息也論王者
易姓受命則必一世而後仁蓋教化浹洽非積久不
能致也歲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所以有不同歟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夫子自十五
志學以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固足以見聖
人始終之學矣至謂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

立而未可與權豈學者終不可語聖人之終事乎借使學者而至於可與權不知與聖人之不踰矩果可同乎二章所謂學與立抑又有異乎他日孟子以善人信人許樂正子則有始有卒又非特聖人爲然何歟且不踰矩爲聖不可知之神抑又有所似歟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雖應變而不失其常學者可與立而未可與權是能守常而猶未能應變夫以聖人而猶必七十而後從心所欲豈學者驟然可至之地乎使學而至於可與權則與聖人從心所欲者

無以異矣然則始焉之可與共學與聖人之十五志
學無有不同其可與立與聖人之三十而立亦無以
大相遠矣聖人不輕以行權許學者而孟子望樂正
子以爲聖爲神蓋以聖神地位不出乎善信之間充
極與否則存乎其人而已人皆可以爲堯舜聖學之
所至亦豈非人所可至哉但患不爲耳聖而至神則
非聖人所能測識也然其道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
與從心所欲似不可以法度拘而實未嘗踰越乎規
矩之外者本無以異也

夫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於放勳

之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與孟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同否

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此堯命契以施教之方惟如此故有以鼓舞天下之民同趨於變時雍之域夫子之得邦家或立之或道之或綏之或動之其鼓舞羣動亦若此而已立之無不立也道之無不行綏之來而動之和其效捷於桴鼓影響豈非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之謂歟

夫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歟

四書經義通卷二
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愚必明柔必強此以
學問言自生稟論之則智者爲智愚者爲愚愚之不
肯爲智猶智之不肯爲愚是固一定而不移也以學
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柔者能固執則
亦有時而立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
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
成之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或言義禮信而不及仁智或言仁智禮而
不及信義何歟

仁義禮智信五者其所施用雖各不同然其道蓋未始相離也是故君子未有能以義爲質行之以禮成之以信而有不仁不智者亦未有知及仁守動之以禮而有不信不義者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慎言多見慎行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三章問答固不同也先儒於問行章言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何也

子張務外而好高故夫子因其請問每教以反求諸己其言不必盡同而欲其反己自脩而無慕乎外之

意則未始不同也

論語言脩己以安百姓亦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類耳然中庸首章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程子於此章亦言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且推其極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而以此祀天享帝何歟

天下平本於篤恭而安百姓由於脩己以恭爲敬一而已致中和卽所以爲篤恭故天地位萬物育一本於恭敬且推其極則聰明睿知皆由此而出蓋人持敬則此心無欲而靜虛動直聰明睿知安得不由此

而出以之郊則天神格以之廟則人鬼享豈不足以祀天享帝敬之功用如此夫

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曾子忠恕章先儒曰中庸忠恕違道不遠者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孟子求放心章先儒謂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梓匠輪輿章先儒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其說同歟

上達下達與下學上達不同君子日進乎高明此之謂上達小人日究乎汙下此之謂下達若下學則學人事上達則達天理蓋人事爲形而下天理爲形而

上故也下學忠恕而可以上達一貫此下學而上達
從事於求放心者此下學之工夫然此心常存則可
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上達而何然人事有可指
陳以示人者故言下學可以言傳天理無形而難知
非默識於言意之表者不可故云上達必由心悟三
章所指不必盡同然其所謂下學上達則一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可三年有成又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卽戎矣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

下矣歲月遲速何以不同若此

先儒謂此類當知其作爲如何夫其作爲不同故其歲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亦不同此蓋無足疑者聖人有聖人之作爲善人有善人之作爲聖人作爲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孟子所論王政是以聖人爲之一年而紀綱布三載考績故三年而有成績至三十年則耕者有九年之積而可以興禮樂矣故必世而後仁若善人所爲則未能如聖人故必百年而後可以勝殘去殺其教民亦必七年而後可以卽戎比之子路爲國三年而使民有勇知方已不及矣况

聖人乎至於孟子論行王政則大國小國所乘之勢不同均之爲師文王也然以大國爲之則其成功易如齊方千里有其地生聚繁多而有其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以小國爲之則其勢有所不及故其成功也難此所以七年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曰子師以正孰敢不正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仲弓問政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夏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葉公問政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張問政曰尊五美屏四惡諸子之問政

一也何所答之各異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或救其失或隨其才或就其所能或輔其所不足故其問雖同而所答各不同然其切於問者之身則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樊遲問崇德辨惑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二子之問一也其答之不同何也

各因二子之所不足而答之故有不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原憲問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何也

仁者何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以
爲仁者能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是故足以爲仁若
但禁制其克伐怨欲之私而使不行方之衆人固已
爲難然其病根終存遇事有時而發見其與人欲淨
盡天理流行自然無克伐怨欲者相去遠矣此夫子
所以謂其難而不許其爲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曰其言也訥子張問仁曰恭寬信敏惠樊遲問仁者三夫子一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二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三則曰愛人問仁一也夫子答之各異何耶

夫子之言因人而變化隨問而答其言雖若有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足以入德則固無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或先言知或先言仁何歟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四書經義通卷二
九
懼內省不疚似未足以該仁勇而曰不憂不懼
又何歟

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此入德之序也不憂
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此成德之驗也成德
故以仁爲先進學固以知爲先也君子反求諸己則
動皆天理而無一毫有慊於中是卽所以爲仁矣仁
者必有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且有所不避外患
之至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此非踐履之純存養之熟
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惟君子能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其
旨同乎

夫子於川流而發明道之全體不息者以示人孟子
因徐子而取其有本一節以爲說至於觀濶則亦所
以驗其有本而已皆未足以盡夫子之意也

子曰吾無隱乎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又不可謂之無隱矣然則果何意歟

聖人之誨人語默動靜皆所以爲教而學者不察惟
於言語上求故聖人曉之以無隱而又欲警之以無

言曉之以無隱使知聖人日用動靜之理卽所以爲
精深初未嘗有深微不可測度而不以示人者警之
以無言所以使學者學爲聖人惟於其行事觀之不
必求之於言語之末也兩章之意所以爲相發而聖
人之教學者豈以無言而隱有言而顯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主德言又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主文言
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又主道而言三者不同何也
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又何也

公伯寮欲沮夫子之行道宋桓魋則妬夫子之有德
故夫子一以道言而一以德言匡人以疑似而致圍
非有意於害夫子者也故夫子雖以道自任必其不
能爲已害然以已繼文王之後故爲謙退之語不直
曰道而曰文桓魋匡人皆欲害夫子之身故以身之
死生歸之天而曰如予何伯寮之愬不能爲聖道之
行廢故因曉景伯安子路而云如命何在衆人則須
聽命於天在聖人則天命在我此其所以有不同也
樊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司馬牛問仁曰爲之
難原憲問仁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謂可爲

四書經義通卷二
三
難仁則不知何也

仁者固先難而後獲仁者固以爲之難而言之初要未可以難爲仁也知難自難而仁自仁則知所以用力於仁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守約而施博四言博約其旨有同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以知行對言而以行爲重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下闕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後篇樊

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問仁則
曰仁者先難後獲十三篇樊遲問仁則曰愛仁
問知則曰知人所答何以不同

聖人之教學者或就其所明而通之或因其所失而
救之故雖以一人每問而聖人每答有不同者此也
故先儒有曰樊遲問仁者三恭敬忠之說當在先先
難後獲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卽此可以推其餘矣是
故告之以恭敬忠欲其知所以用力也次告以先難
後獲使之黽勉從事而無欲速計功也最後告以愛
人則德成於已而推以及物之事也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此亦因其所不足而告以用功於智至於
知人則亦語用之及物者焉然則先後所答雖有不
同其語以仁智之道則無以異也

論語言志二章夫子之老安少懷先儒謂分明
天地氣象曾皙之浴沂詠歸謂有堯舜氣象夫
堯舜之氣象與天地之氣象何以分歟子路之
車馬輕裘共弊無憾其事微矣謂之亞於浴沂
何歟後篇志於爲國固夫子哂之矣而謂之若
達便是這氣象何歟且子路兩言志何以不同
夫子曾皙言志不同何以謂點知夫子之志

天地氣象謂其廣大而無所不包堯舜氣象謂其治
平之極而人皆熙熙皞皞而自得曾點浴沂詠歸其
曾次悠然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子路車馬輕裘共弊而無憾其事雖微而其心有與
物大同而不私一己之志氣象豈不亞於浴沂堯舜
在上禮教大行而貴賤有章上下有等故萬物莫不
遂其性使子路而達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其氣象果何以異於堯舜之時子路車馬輕裘之
言是直言已志有勇知方之語是因夫子有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之間故遂有得國而治之言其先後不

同以此童冠浴沂詠歸長者幼者皆樂而得其所是
卽夫子老安少懷之意謂點非知夫子之志而何

三子言志子路之車馬輕裘弊之無憾顏淵之
無伐善施勞夫子之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先
儒何以有安仁利仁不違仁之分

聖賢所言之志其心皆與物共而其氣象有大小不
同夫子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譬之天地
化工物各付物而已不勞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非
安仁而何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是不自私己子路
之共弊無憾是知同於人知同於人是欲推己以及

人未若顏子之不自私己者則不知有己之爲高不知有己又未若夫子之物我兩忘者之爲至以是求之則其高下豈不昭然而可見乎

子貢稱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夫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思稱文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三聖之文未易言矣而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公叔文子與臣同升亦可以爲文何也夫子帝堯文王之所以爲文者皆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爲全體之文子文文子之得謚爲文則特取其一節而皆未可與聖人同日語也

夫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曾子學聖人之道於道有所未達故夫子語以道之一貫子貢學聖人而未能測識乎聖人故夫子語以已之所得其言一貫則同而一言道一不言道此也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之一貫則忠恕卽所以爲道聖人之忠恕也下學忠恕而上達聖人之道則忠恕與道猶爲二學者之忠恕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與子罕篇言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同歟

聖人之所以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者以其無意必
固我故也其心既純乎天理而無一毫較計私己之
偏故其見於行事自然無所適莫一循夫義理之所
宜而已使不能如聖人之絕四乃欲效聖人之無可
不可其不流於猖狂自恣者幾希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十三章曰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

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有勇而無義爲暴小人有勇而無義爲亂其旨同歟異歟

君子小人所爲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

分則惟在用心之公私故其行事自然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聖人每以君子小人並言政欲學者於此察識其所不同而以君子自期小人自警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章之言固若相戾矣顏淵問爲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又何歟

從周者尊時王之制損益四代禮樂者立萬世常行之道二者自不同夫子之欲從先進卽所以從周也蓋以周而比夏商則周之文盛而可觀故夫子羨而

四書經義通卷二
從之從其盛時之制作非以周末文勝爲可從也夫
論其可觀則質固不如文要其可以常行則文質固
當兼采故以文取周冕又以質取殷輅時之正則取
之夏樂之善則取諸韶各擇其善者而從之要不特
從周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司馬牛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子路問君子子曰
脩己以敬問君子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子貢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司馬牛憂於難故告以不憂不懼子路好勇剛直

有餘則敬或不足故告以脩己以敬蓋各取其切於
身者教之或以長其善或以救其失所以有不同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惟其
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子
夏問孝子曰色難問孝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孟氏僭禮則事親或有違於禮孟武伯不能謹身則
或貽其親之憂子游能養而或不足於敬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才質高下與其所失而
告之故不同也

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皆合天命言子

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亦曰所以事天也所以立命也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天與命何以分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命析而言之則天與命對而各有所重合而言之則曰天命而所重者在命蓋命者天之命也夫天譬則君也命譬則令也分而言之則君自君而令自令合而言之則曰君令而已非有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積而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言可與共學至可與權孟子言善人

信人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中庸言其次致曲
至於至誠能化四章所入之門既異所歷之序
亦殊而所造之域將有異乎

論語中庸皆論其學之所至孟子論德之所極蓋志
學共學致曲皆以用工言而可欲之善則專以德言
也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即可與行權德至於
神妙不測則以之感人而人無不化矣是則論語二
章所造之域固無有不同而中庸孟子之言其極亦
實相通貫蓋充之而造乎其極未有非聖人地位者
也安得而不同

子貢問博施濟衆爲仁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至問終身可以行者則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若與前篇之言無異矣及其以我不欲人之加於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爲問則又曰賜也非爾所及何歟

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此自然及物故爲仁者之事能近取譬而推以及物則恕之事而仁之方恕則子貢或能勉之故因其問而告以勿施於人仁則非子貢所及故言無加諸人則夫子之不許蓋無者自

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終

四書經疑貫通卷三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章先儒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子張曰令尹子文章先儒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先言理而後言仁孟子亦有仁義而已矣章先儒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孟子曰其趨一也章先儒曰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是皆先言心而後言理及三月不違與仁人心也章則先儒言心而不言理博施濟衆與人而不仁章先儒言理而不言心仁一也所釋不同何歟

仁主於愛故爲愛之理仁該義禮智故又爲心之德
論語次章是因孝弟而言仁故先言愛之理孟子首
章是泛言仁義故釋之者先言心之德子文文子是
就其行事而論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伯
夷伊尹柳下惠是其心公而行事自當乎理故先言
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三月不違與人心章是專就
人身上言故第言無私心而不言理博施濟衆與人
而不仁章是專就行事上言故第言理而不言心要
之心管乎理而理具於心二者本不相離特言者各
有所切耳非以求異也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集註言心之德愛之理令尹子文章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是皆合心與理言仁矣或先言心先言理何歟論語仁遠乎哉章與孟子人心章又曰仁者心之德若聖與仁章又曰仁以理言人而不仁章又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或專言心或專言理又何歟

仁主於愛故爲愛之理仁該全體故又爲心之德汎言仁義皆以心之德爲先自孝弟而言則以愛之理爲切此所以有先後之不同子文文子自其行事而

論必其事既合理心又無私二者交盡然後得爲仁
人故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合心與理而言
仁此其故也仁遠乎哉仁人心章專言心之德者蓋
自求仁者言之仁爲本心之德非有待於外也而豈
必遠求哉以仁與聖並言則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
以地位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以禮樂待仁者而後行
則仁爲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不和而不足以
興禮樂是蓋所從言之意各有不同故訓釋之者亦
隨以異然仁之爲道初無二也

夫子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未嘗言所樂爲何

事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又曰未若貧而樂所謂樂者與顏子之不改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同歟孟子言君子有三樂又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子之所不明言者孟子皆顯言之又何歟

聖賢之所樂者不過道有諸身故人欲淨盡天理充周其心泰然無入而不自得到此地位者極難惟顏子可以庶幾於夫子耳未到此境者皆學有未至者也故曰好之不如樂之貧而樂樂乎此也朋來而樂樂其善及人也君子三樂其仰不愧俯不作者卽孔

顏之樂也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卽朋來之樂之意也
反心而誠卽俯仰無愧矣夫焉有不樂者乎是樂也
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夫子之所不明言者欲學
者自得之而孟子之發以示人其言益切著矣

論語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是皆以仁與聖配孟子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又
以智與聖配及曰仁且智夫子聖矣乎則聖又
足以與仁與智何歟

聖者德造其極之名仁與智皆其中條目也然仁又
爲心之全德而次於聖者也故以仁與聖配是以德

之高下對言言上而聖次而仁也以智與聖配卽以知與行對言知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夫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稱顏子爲好學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而未嘗自言所好爲何學不識聖人之所好可得聞乎

夫子雖生知而亦未嘗不好學觀其所謂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加我數年以學易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則夫子之所學從可知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學文所以求其理

於書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忠信所以裁是理而爲之質者也卽其以此教人卽知其以此自學矣學豈有在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乎

宋桓魋欲害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魯臧倉毀隔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一以身之死生歸之天而一以歸之命一以道之行廢歸之命而一以歸之天何歟

賢者則聽命於天聖人則天命在我故死生窮通在

衆人則言命在聖人則言天命不足言也孟子欲學孔子者也故亦以天言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一以言自學一以言教人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有同歟志學之與共學可立之與三十而立異歟法度之器學者之所當守而聖人乃自謂不踰矩權非聖人不能用而乃欲學者可與權何歟

一則自言其終身積學故其積累爲甚詳一則言其
教人有序不可躐等而其始之所發端皆在於學其
終之所至極皆在於權蓋可與立即所謂守矩而從
心所欲卽所謂權在聖人則應變而不失其常在學
者則能守常又須能應變故聖人自言不踰矩而欲
學者可與權

夫子言大哉堯之爲君也君哉舜也禹吾無間
然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
至德也已而獨不稱湯武豈應有說乎

堯舜禹文之事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夫子所以稱

之者以垂訓後世使人有以企慕而冀及之湯武之事雖曰順天應人然要爲以臣易君禮不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以湯武行之則可以他人效之便不可夫子欲明君臣之義存萬世之防此所以絕口不及湯武之事不特此也觀其美夷齊稱太伯以讓者則其於爭者不言可知矣

論語記諸子言志者二而子路皆在焉其所言不同何歟夫子何不哂之於其先而哂之於後何不與顏淵而與曾點何一則自言已志而一則不言是必有說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其量雖有小大之差
而用志一般故夫子不與顏淵若子路冉有公西赤
皆規規事爲之末而曾點獨超然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所以與之蓋優此而劣彼不得不爾也二章固
非一時之言又各有意味不可謂顏淵不及曾點而
夫子不與之

子以四教章先儒謂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
信忠信本也於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又以本
末兼該言是以道德仁爲本而藝爲末也道德
仁與忠信同歟至於興詩立禮成樂云者特游

藝之事未嘗及於忠信道德仁也而先儒謂爲
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何歟游藝之
與興詩等語果何歟過庭之訓不惟無一語及
於忠信道德仁藝而樂亦不之及果何意歟他
日又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不惟略於禮樂而
一經之中止及二南又何歟

學文修行而存忠信者此總論聖人教人爲學之大
方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以學文修行對言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者也詩禮樂
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成之意不同過庭

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故專言學詩學禮就學
詩而論之則又以二南爲先蓋論聖人教人雖不出
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
也

曾子獨得聖人之學者也其自修宜有異乎衆
人至於自省其身惟三事耳傳習固爲入德之
方而孝悌大節乃不之省獨於爲人謀交朋友
切切焉且忠信爲存心制行之本而獨二者省
之其亦有意耶

曾子以孝行稱其於孝親弟長蓋有不待言者矣且

其以三者省身必非爲子弟時事足以見其進學之
功老而彌篤耳何以明之古者四十方物出謀發慮
爲人謀豈年少不更事者所能乎且方其從師受學
則在已固有所嚴憚苟或怠惰則有師之鞭辟雖不
習而不可及其年長而學成離羣而索居於是昔之
所傳乃或怠荒而不加習則所得易以忽忘故當此
時尤不可不時加省察推此而觀則必其爲父兄之
時而非復昔者爲子弟以事親事長之歲月矣不言
孝弟者此其故歟忠信固爲存心制行之本然忠見
於爲人信施於交友則固其節目之大者於此二者

而忠且信焉則其他可知矣

性與天道子貢親炙且未易得聞孟子去聖遠矣
何自而知性善達如賜也方有不可得聞之嘆
而未嘗學問如滕世子者乃遽與道性善何耶
孔子教人使之下學人事而自然上達故性與天道
不易以語人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武固未嘗親
承於堯舜孟子亦豈必親炙於夫子其私淑諸人是
卽夫子教誨之所及也觀子思中庸具言性命之蘊
則性善之理豈待孟子而後發哉且孟子時去聖遠
而異端起人之爲不善者咸以爲其性本然而不思

所以變化克治以歸於善故孟子與滕世子言輒與道性善且稱堯舜以實之使知聖賢可學而能不爲流俗之所惑蓋其時世不同故其施教不得不異而非求異於孔子也

夫子自言三十而立其教學者則曰可與立不學禮無以立其所立者何事中庸言中立而不倚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曰中道而立其所立者同歟

立也者執守之堅操持之固卓然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蓋立于義理之中卽所謂中立而不倚者也自他

人觀之則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自君子觀之則亦不
過中道而立爾其爲立又焉有不同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何也夫子旣常
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是其常君子而不仁者間
有之耳非其常也未見蹈仁而死者是其常殺身以
成仁者亦間有之耳非其常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禽問於子貢曰夫

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夫子既常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以言之不同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者君大夫自以其政就而問之非夫子之求之也若其居魯而爲大夫固執政之人也雖已告老猶當與聞國政故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固非欲出位以謀其政也

子張問仁而答以恭寬信敏惠終篇言帝王之道有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而不及於恭惠者何歟

四書經義卷三
夫子告子張或因其所不足故備言之蓋能行五者則心公理得而仁不遠若泛言帝王之道則不必備言且上文因論武王而及此其於武王之事無所見而與上下文勢皆不相蒙其爲錯簡複出亦未可知也

閔子騫仲弓皆列德行科閔子於季氏之召則辭而仲弓則季氏宰其出處何以不同宰我子貢俱在言語科夫子於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有屢中之言又何歟

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淵而仲弓最居其末意必次

於閔子者宰我子貢俱在言語之科然非有德有言者故夫子於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亦僅言其億則屢中耳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稱回也不改其樂孟子稱伊尹樂堯舜之道
聖賢所樂果何事歟其樂有同異之分歟

聖賢所樂者無他道充乎身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然處順境其樂不可見惟於逆境觀之而後知聖賢心胷非外物所能爲之欣戚也故蔬食水飲簞瓢陋巷足以見孔顏之樂處啖飲之中而

四書經義貫通卷三
同然其所樂則不可以同異分也

子貢有無諂無驕之論而夫子進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及子貢引詩言切磋琢磨以明之夫子乃又有可與言詩之許夫子嘗言子路衣敝緼袍不恥而引詩之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以美之及子路終身誦之則夫子有何足以臧之警其旨如何

子貢引切磋琢磨之詩知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有進進不已之意故夫子許之子路終身誦不忤不求

之語則自足其能而不復求進矣故夫子警之夫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聖人所以與其進而不與其畫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夫子顏淵季路之言志何者爲同何者爲異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所對何以異於三子者之撰乎子路兩言志又何以不同乎先儒謂子路之志亞於浴沂曾點能知夫子之志所謂知所謂亞何所指乎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此其所以爲同

但有小大之差爾此其所以爲異三子言志皆規規
事爲之末而曾點獨怡然不爲事物所役此其所以
異乎三子者之撰子路車馬輕裘之說蓋泛焉自言
其志有勇知方之言則因夫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之問故欲得國而治之其言之先後不同以此曾
點之志固非勢利所能拘而子路共弊無憾之心亦
豈拘於勢利者耶其亞於浴沂明矣夫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各得遂其性
而曾點童冠風雩之氣象固亦物各付物之氣象也
豈非能知夫子之志者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集註謂讓者禮之實也及至子路言志之對則又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然則所謂禮之實者惟於言語之間見之歟抑有勇知方固爲禮之實特其言不讓故少之歟

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讓於下今子路有志於治千乘之國而率爾而對其言不讓爲民上者如此將何以化其下乎夫

子所以哂之蓋禮之實雖不專在言語之間而禮之有無固可於其言語動作之間覘之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謂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則巧易而力難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夫子並言而譬之於射乃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又巧難而力易歟

藝之工拙存乎人而力之強弱係乎天故中可學力不可強者以在人者可以容其力而在天者無所容其力也然中可學而學不至焉則力餘而巧不足亦

未免所知偏於一而所就亦偏於一矣蓋自巧者而論之則以力爲難自有力者言之則又以巧爲貴言各有所主不可以一概論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孔子自言其好學又言惟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亦得爲好學五章之言好學同歟異歟

古之學者從事乎脩己治人之道而已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非不衆也而好學者爲難蓋好也

者用力之專而志之篤之謂也是故於安飽則不暇
求而惟知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其用心於學爲何如
所未知者日知之而有日新之功所已能者月無忘
之而能拳拳服膺而勿失其篤志於學者爲何如怒
則不遷過則不貳其嚴於自治勇於克己如此非真
好學者能如是乎夫子好古而敏求發憤而忘食此
衆人所以不如聖人之好學也孔文子學之所至雖
不敢與孔顏同科然夫子稱其好學亦必異於衆人
者矣

子貢問博施濟衆夫子以爲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而其自言則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所謂吾豈敢者其卽堯舜病諸者歟抑
聖仁地位終未易及歟

聖如堯舜未嘗有自足之心故博施濟衆其心猶以
爲病聖如孔子亦未嘗自謂其德已造乎其極故於
聖人則有所不敢當然必如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當
聖人之名亦惟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稱仁人之名其
所以不自居者乃其心不自以爲足也而豈以聖人
地位終不可及歟使孔子而不得爲聖爲仁則天下
無復有聖且仁者矣

回也聞一以知十子貢之稱顏子也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
子之稱其友先儒以友爲顏子一顏子也二子
之言各有所主何耶

聞一知十所以見其生稟之高惟知義理無窮而不
見物我有間所以見其好學之篤二子之稱顏子各
有所主蓋以此歟

孔子言少壯血氣不同當隨時知戒孟子言浩
然之氣當集義以養之血氣與浩然之氣其有
同乎隨時知戒與集義之工夫其有同乎孟子

既以塞乎天地者爲氣而又以蹶者趨者爲氣
又果有不同乎

人之所生者血氣也故當隨時知戒以保養之語其
本體則曰血氣其充塞無間則曰浩然之氣人之身
豈有二氣哉能隨時知戒則所行自無不義能以集
義爲事豈有貪色好鬪貪得之失哉然血氣有時而
衰浩然之氣善養之則雖老而不懾也塞乎天地者
氣之本體蹶者趨者乃吾身之氣爲蹶趨所動其爲
氣又寧有不同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而孟子答公孫丑之
問乃謂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何
以不同歟且君子之不教子而伯魚之過庭夫
子教之學詩學禮又教之以爲周南召南非教
其子之謂歟且聖賢之教子而於詩教獨詳焉
又何歟

父母有過而委婉諷諫非責善之謂也中養不中才
養不才非必親教其子弟也過庭之訓問其曾學詩
學禮與否又問其爲周南召南與否卽非親教其子
明矣聖賢之教子而獨詳於詩自小學所急者言之

耳非有所厚薄也

中庸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先儒謂待之誠養之厚夫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士君子之道食焉而怠其事君子恥之必待重祿而後勸尙足以言士耶中庸九經何以言之

自爲士者言之則仕非爲貧本求所以行道自待士者而言之則必富之以廩祿而後責之以事功聖人之法貴乎通人情使衣食不給則其於救死且不贍奚暇責其治禮義哉故庶人在官者且必使祿足以代其耕况爲士者旣勞心以治人而不得食於人豈

養賢之道哉

論語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已分事造次顛沛之所不可違者豈爲成名而後爲之一有爲名之心則好仁之心必不誠矣然孟子亦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以榮辱論仁不仁亦似有爲名之意何耶

爲仁者固不可有求名之心然名者實之賓名之有無亦足以見其實之修廢況利而行之聖門所則因其好榮惡辱之心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亦豈爲過哉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以仁聖並言不及智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以智聖並言而不及仁何歟子夏曰夫子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是又合仁智而言聖又何歟

子貢有博施濟眾爲仁之問故夫子言此何止於仁
雖聖人猶有所病所以卽仁與聖並言而不及智智
者知之所及故爲始條理之事聖者德之所就故爲
終條理之事因論始終條理此所以以聖知並言而
不及仁要之知與仁爲定名聖與仁爲虛位仁智而
各造乎其極皆可以言聖所謂聖於知聖於仁是也

智以成已而學不厭仁以成物而教不倦二者兼備
非聖人其孰能之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三子矣至論成人之
道則臧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而繼之以冉求
之藝焉夫知卽達勇卽果乃不取賜由而獨取
求之藝何耶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者蓋因季康子之問而言
三子各有所長皆可以從政其答子路成人之問亦
泛就其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故取臧武仲之知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焉而非專取羣弟子之所長語

之也且子路之勇夫子嘗有以抑之今焉答其問而就以由之果語之豈聖人之教人之方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者用也夫子之意止欲於其用處觀之而三子之志政就用處言之也若曾點則出於用世之外似非夫子問意而夫子乃不與三子而獨與點何耶

三子規規事爲之末其爲用也獨曾點超然事物之外若無所用其力者然有萬物各遂其性之意其爲用也大故曰便是堯舜氣象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力哉

四書經疑貫通卷三終

四書經疑貫通卷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集註謂無者自然而然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顏淵言志曰無施勞集註謂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又謂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正無加之旨然乃曰其志可謂大矣未免出於有意一以爲自然一以爲有意何歟

以無加諸人與勿施於人並觀之則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用力禁止以願無伐善無施勞與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對觀則夫子之志出於自然而顏
子之願無伐善施勞猶未免出於有意當各自其羣
隊求之

論語鄰里鄉黨二十五家爲里蓋因周禮遂人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之說也孟子則又以八家
同井方里爲井都鄙爲里何言數之不同如此
授民居與授民田異民居以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
里授田以方里爲井而八家同井

夫子予欲無言章先儒謂其與前篇無隱之意
相發請言其所以相發

子欲無言謂學者以言語窺聖人故夫子言吾平日
動作無非道不必專就言語上求無隱乎爾謂學者
疑聖人示人以其粗而高遠者或有隱而不發故夫
子謂凡吾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則無高深精微
而不以示人者兩章各是一意然無非警省學者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先儒謂其與六言六蔽五
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請言所
以不相似

聖人語約而事該言近而指遠蓋有德有言未嘗有
費辭者卽論語一書首尾熟觀可見而獨此數章提

其綱於先而條其目於下辭煩不殺蓋自別爲一體
較之夫子平時答問之言含蓄從容而自然親切者
大段不侔此李氏所以謂其文體與前後大不相同
也况欲仁得仁又焉貪施之從政似亦不甚親切

先儒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中庸言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引愛己之心
愛人釋之則是以仁言恕孟子言仁民愛物集
註以推己及物釋之則是以恕言仁何歟子貢
博施濟衆之問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終身行之之問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至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又曰非爾所及何歟

自然者爲仁勉強者爲恕仁與恕但有生熟之分初非薰蕕冰炭之相反故先儒或因恕而言仁或因仁而言恕所以明仁與恕非二物也但學者未至於從容中道則凡其推擴此心以及物者僅可以言恕而未可以言仁故子貢有博施濟衆之問夫子旣告以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必繼之以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及其終身行之之問亦告之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示之以仁而及之以恕者蓋勉

四書經義通卷四
三
強而爲恕者子貢能之自然而爲仁者非子貢所及也此其所以於無加諸人之間夫子以非爾所及答之

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則曰本立而道生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則曰禮所生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又曰樂則生矣所謂生者同歟異歟有子旣以孝弟專屬乎仁孟子又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中庸旣以尊賢爲義之大孟子又以從兄爲義之實抑有說歟

本立而道生言從事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禮所生

也言親親尊賢而有等級隆殺乃禮之所生樂則生
言事親從兄出於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則愛敬之心
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其爲生則同其所指各
異孟子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自其大分之仁與
義爲對者也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仁該全體
舉仁而義在其中者也論良心之發切近而精實則
義莫先於從兄論仁義之施見於事爲則莫大於尊
賢是故各有所指而從兄尊賢皆所以爲義也

南宮适問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播百穀固
躬耕矣而禹未嘗躬稼也孟子曰禹稷當平世

三過其門而不入禹治水固三過其門而不入

稷未嘗三過其門而不入二書之旨何以背歟

堯憂洪水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稷降播種
益烈山澤三人者皆同功一體之人也治水之役勢
必偕行故禹明言子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益奏庶
艱食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稼矣蓋當疏
導之餘相其便宜有可播種以爲民食者稷授其方
稷與禹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
乎雖謂稷亦過門不暇入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反若又有如好名者何歟

君子雖不患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名者實之賓有其實固不患人之不見知至死而不比數於人是無其實也君子安得不惡之然則疾名不稱者非患無名患無實也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中庸小德川

四書經疑義通卷四
三十一
流大德敦化孟子小德役大德其小德與大德
同歟

論語中庸之言大德小德指德言孟子小德役大德
指人言

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言事親從兄爲仁
義之實實與本何所辨歟言本則以孝弟專乎
仁言實則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其說不同何
歟先儒謂有專言偏言之異而於四實之卒章
以爲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意亦猶此抑有說

歟

本與末對華與實對仁民愛物皆所以爲仁而親親
爲仁之本此爲本而彼爲末也愛及物貴貴尊賢皆
所以爲仁義而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此爲實而彼
爲華也言本則孝弟兼屬乎仁仁足以該乎義也言
實則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義所以配夫仁也故先
儒釋仁之旨有專言偏言之異焉至謂有子以孝弟
爲仁之本意亦猶此者所以言夫仁義之道廣矣大
矣而此爲其實不出乎事親從兄猶有子論仁而以
爲本不外乎孝弟蓋皆取其切近者以曉人使無徒
事乎高遠此其意之所以爲同而非以其專言仁一

兼仁義爲同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又稱有顏回者好學孔文子敏而好學
聖賢所好果何學歟其學果有同異之分歟

古之所以從事於學者以全其天之所付以造夫聖
賢之域而已非記誦詞章之謂學也是所以子夏以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交朋友
能盡信爲有學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夫子以食
不求飽居不求安而所急者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
爲好卽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以明其能好卽古人

之所謂好學者又可知矣聖賢之所學無異同而其
所造有深淺者蓋各隨其力之所至耳學之至則如
夫子可以爲聖人其次亦不失爲大賢如顏子是已
又其次亦必有以見稱於世如孔文子是已

毋我者聖人大同於物不私於已也曾子以能
問於不能章集註曰非幾於毋我者不能也子
路問終身行之章集註曰推而極之雖聖人之
毋我不出乎此二章之旨不同先儒皆以毋我
言之何歟

不見人之不足不知己之有餘然後以能問於不能

是故幾於無我者矣始焉則已所不欲強勉禁制而勿以施之於人及其久也則自然不以施之於人是固聖人之無我矣

曾子一貫之忠先儒曰至誠無息道之體也中庸首章先儒曰中者天命之性道之體也子在川上章此道之體也又曰與道爲體顏淵喟然章先儒曰語道體也舜好問好察邇言語錄曰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者不能然也鳶飛魚躍章或問曰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所謂道體同歟異歟

先儒以至誠無息爲道之體其與川上章所言道體之意同皆以其流行不息者爲道體也道本無形因川流而可見故又云與道爲體中爲道體以對和而言已發者其用而未發者其體也顏子聖人之道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思勉及故發爲高堅前後之語所以歎其道體之妙舜好察邇言蓋以事而見道之有精粗而道無精粗也鳶飛魚躍則卽物以見道其飛其躍者在物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道也道本無形隨寓而見本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然或以無息言其體或以無過不及名其體或以高堅前後不可爲

四書經疑義通卷四
象狀其體夫豈有形質之可言哉亦各隨所見而形容之耳

仲弓問仁章先儒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孟子樂正子何人也章先儒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謂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謂信屬焉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以屬乾坤何歟克己復禮與可欲之善主敬行恕與有諸己之信抑有說歟

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克己復禮工夫果決故以之屬乎乾道言其氣象有同乎乾之剛果

也主敬行恕以漸成功故以之屬乎坤道言其氣象有同乎坤之柔順也聖人之剛健奮發同乎乾賢人之靜重持守同乎坤可欲之謂善陽類也故以之屬乎乾善有諸已一定不移陰類也故以之屬乎坤大概言其氣象各有似耳初非其理之同也

夫子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與子貢仁在其中的言不同先儒同謂之徹上徹下何也程子於前章曰推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於後章又曰未及力行而爲仁何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言雖若淺近所謂卽其近

取人皆可與知而能行極其至雖聖人亦不過如此
但有自然勉強之不同而其理初不異也此所謂徹
上徹下語謂其言通乎上下無所施而不可也子夏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言爲學者當如此而已未嘗
有意於求仁也然能如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
仁固不求而自至矣蓋所謂學者爲仁而已矣故爲
學與求仁事雖不同而道理實相貫通初無間隔故
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謂其理不可以上下分
也篤恭而天下平蓋推之以造乎其極則其效如此
也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則據其所言不過學問思

辨之事耳言蓋各有所指也

先儒曰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孔子言性相近也集註謂兼氣質而言抑有不明歟孟子道性善集註謂性卽理也抑有不備歟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闢之詳矣至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又指食色氣稟而言何歟氣理並論此自後世註釋者言之聖賢隨學者之通塞而施教各隨所見而立言要不必盡同也孔子言性相近自夫子之所見而立言後世因其相近二字推之則以爲兼氣質孟子道性善自孟子所見言之

也後世因其專言性善則爲專指理言而在當時初
無理氣之分也且夫子雖言性相近而於大傳言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何嘗不專指理言孟子雖道性善
然於動心忍性性也有命何嘗不兼氣質但如告子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專指氣爲性而不復知有理則
有所不可耳此孟子所以闕之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
無餘之詞忠恕學者之事果足以盡聖人之道
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與道爲二何
歟曾子於吾日三省章言爲人謀而不忠而不

及恕於大學之九章言所藏乎身不恕而不及
忠又何歟

聖人內盡諸心則表裏如一是一之謂忠外焉及物則
人已如一是之謂恕聖人之道惟此二者而已但在
聖人則出於自然在學者則必須用力此其所以有
不同而非聖人與學者有異道也出於自然者與道
爲一所以爲聖人出於用力者猶未能自然此其所
以去道不遠爲人謀而不忠是愛人不如愛己卽所
以爲不恕藏乎身不恕是無以有諸己矣卽所以不
忠蓋忠與恕猶形影然二者初未嘗相離也

顏淵季路言志章先儒曰先觀二子之言後觀
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理會
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華言志章先儒曰曾點之學視三子規規於事
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又曰子路不達爲
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所謂氣象同歟
異歟

子路顏淵雖皆與物共而其氣象小所以爲賢者夫
子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之其氣象同乎天地所以爲

聖人三子言志皆欲得國以治之規規事爲之末而曾點之志獨超然乎勢利之外其氣象之高下固有不侔且其浴沂詠歸童子冠者各適其趣有堯舜在上而萬物各遂其性之風故爲堯舜氣象子路而知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尊卑貴賤各得分願其氣象又焉有不同是則所謂氣象本無不同而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學者當隨其所指而求之

